# 神仙难脱常人心

□三郎

唐僧师徒四人辞别乌鸡国，遇到妖怪红孩儿，此小妖厉害，缚了唐僧，悟空和沙僧均拿它无奈，着八戒到南海去请菩萨。红孩儿也确实有能耐，变作一个假观世音模样，八戒见象作佛，上前即拜，而且跟着假菩萨返回旧路，自陷罗网，被妖怪逮了个正着。

悟空恢复体力后，再去南海请菩萨，当菩萨听说妖怪变成自己的模样行妖行骗后，不由大恼："那泼妖敢变我的模样!"气得大喝一声，将手中宝珠净瓶往海心里扑的一扔，吓得悟空毛骨悚然，即起身侍立下面，道："这菩萨火性不退，会不会是怪老孙说的话不好，坏了其名声，就把净瓶扔了？"当宝瓶再浮上水面的时候，菩萨让悟空把宝瓶取过来，悟空却拿不动。菩萨道："你这猴头，只会说嘴，瓶儿你也拿不动，怎么去降妖缚怪？"行者道："不瞒菩萨说，平日拿得动，今日拿不动。想是吃了妖精的亏，筋力弱了。"菩萨道："平时是个空瓶，如今是净瓶抛下海去，这一时间，转过了三江五湖，八海四渎，溪源潭洞之间，共借了一海水在里面。你那里有架海的斤量？所以拿不动也。"菩萨卖弄到这个时候还不算完，又继续滔滔不绝地卖弄："悟空，我这瓶中甘露水浆，比那龙王的私雨不同，能灭那妖精的三昧火。待要与你拿了去，你却拿不动；待要着善财龙女与你同去，你却又不是好心，专一只会骗人。你见我这龙女貌美，净瓶又是个宝物，你假若骗了去，却那有工夫又来寻你？你必须留些会么东西抵押在这儿。"

菩萨却让悟空拿东西作抵押，确实让人笑掉大牙!难怪悟空后来也能说出拍马屁的话来"弟子不敢在菩萨面前施展，若驾筋斗云啊，掀露身体，恐菩萨怪我不敬。"菩萨闻言，即着善财龙女去莲花池里，劈一瓣莲花，放在石岩下边水上，一口气吹开，又一口气，吹过南洋苦海，到了彼岸渡。

菩萨的卖弄，让人大跌眼镜，连悟空都轻视观音了，笑道："这菩萨卖弄神通，把老孙这等呼来喝去的，一点儿也不当回事！"

菩萨一副常人心肠，如来也不例外。在孙悟空难以战胜独兕大王时，恳请如来出面相助。如来听说前后缘由，将慧眼遥观，早已知识，对行者道："那怪物我虽然知道它是谁，但不能跟你说的太明白，你这猴儿嘴太杂，传出去说是我指认的它，它就找上灵山，反而遗祸于我。我这里着法力助你擒他去罢。"如来这番话与观音的那番话同样让人大跌眼镜，不禁让人生疑，这到底是神圣还是凡人啊？

这还不算，如来不明讲，还暗中吩咐两个保镖："那妖魔神通广大，如果再让它收了了金丹砂，就教孙悟空上太上老君处找妖怪的踪迹，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擒拿它了。"悟空闻言："可恨，可恨！如来却也把老孙给闪了一下！当时直接说不就行了，还用得着这样拐弯抹角兜圈子走远路？"原来，如来之所以不便明讲而采用暗示，是避讳太上老君的身份，如来是佛教的至高尊长，老君是道教的至高尊长，两个集团的最高领导人，两个组织的老大，谁也不好找茬生事，明争起来，说不定就是火拼，弄得个两败俱伤!

神仙也有常人心，天上也演人间事。位再高，权再重，也还都是凡人，倒不如让我们时刻保持一颗平常心，脱去那份伪装的清高模样吧!

# 与闲云为友，以风月为家

□董立勤

"闲看晚前风撼树，静听夜半雨敲窗；

皓月浮云遮面去，清风小雨入窗来。"

古人在这方面先了我们一步，也高了我们一筹。

"与闲云为友，以风月为家"，这种极美的情趣，不需要什么条件，任何人都能获得。可是，也有许多人"身在福中不知福"。

历史上有名的漂亮女子西施走在路上，飞在天上的雁群看见了她，盘旋着落了下来；刚刚还在水面上跳跃着的鱼群看见了她，慢慢地沉了下去。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这么一个漂亮女子，竟也是要求不高。她曾对范蠡说过："我没有任何奢望，只爱水秀山清，茅屋竹林，绿草铺满小径，案头常有花香，窗外常有鸟鸣；粗茶淡饭，清泉当酒随意饮；看不见官吏，听不见杀声；前山是好友，后山是睦邻；嫁一个会种田的男子汉，最好会弹唱，又会做诗文；他在田头插秧，我在茅屋织罗裙；我在窗口可以看见他，他也能听见我的歌声。"

其实，她哪里是要求不高，她真正懂得"与闲云为友，以风月为家"的真谛。

自然界的天空、山水、云霞能给人以快乐，其实人们心中的那片天空，更为重要。

一位艺术家休息时在家无事，便做了一条长凳，放在花园里。随后，他在日记里写道："坐在凳子上歇息，可嗅到新锯木料和刚割草地的混合香味。一只画眉在梨树上歌唱，一对金翅雀在郁金香丛里觅食，还有一只黄蝴蝶翩翩飞过。看哪，那多美好。"

著名作家梭罗晚年在华屯湖畔筑茅屋而居。传世名作《华屯湖》写的就是他在这里生活的感受。里面有一段是关于在屋内听雨的："天的绵绵细雨替我浇了豆畦，把我留在屋里。它并不令我感觉沉闷阴郁，反而对我有好处。我有些愉快的时光，都是春雨或秋雨连绵时在屋内度过的。狂风怒号，大雨倾盆，淅沥不停，但是我心境一片宁静；黄昏早临，清夜加长，我的许多思考都在此时细加琢磨推敲。"

宋代著名的文学家苏东坡仕途坎坷。然而，不论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他都能保持一种乐天的情绪，及时享受人世的美好。一次，他对友人说，要使自己心情愉快，只需看到松柏与明月就行了。而人生何处无松柏、无明月？只是少有人有这样的闲情和心境罢了。

这些优秀的乐观者，给了我们一个既简单又深沉的启示，那就是经常到户外去，去观看滴水如念珠，发现云彩的飘逸；去眺望鸟儿的飞翔，涂画蓝天的深远，"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快乐自在的人，应该让心境距离自然近些再近些。

一位大学生是这样解释"年轻"的："年轻就是有伞也不打，让自己的心情和天上的雨一起变得湿漉漉的；年轻就是走到哪儿都吹着口哨，让自己的快乐一路流淌。"很有点味道。

人经常会触景生情，但是触什么景、生什么情，却大有文章可做。

记得刚参加工作时，由于没有评上先进，就有了一点情绪。晚饭后，独自一人来到小河边，坐在那里想心事。当收回思绪，观看那小溪流时，犹如发现了新大陆：那小溪欢快地流着，时不时发出哗哗的响声，绕过一个又一个弯，顺流而下。小溪流得多痛快，没有烦恼，没有忧愁，只晓得唱啊、叫啊、笑啊。它为什么那么高兴呢？也许是因为它只晓得自己的渺小，只晓得它有属于自己的归宿，因此，它从不去计较什么，比如说不计较与大海大江比自己的微不足道。它有自己的生活轨道。

那么，没有被评上先进，还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从此，我快乐了，是小溪教我快乐的。

一个人无论境遇如何不好，一样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一个人只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就会快乐一生。

一位父亲临终前把儿子叫到床前，说：爸没有什么价值连城的东西送你，只有一句话，那是我一生晶莹的血泪花融汇而成的，会成为你取之不尽的财富。父亲说完取出枕下的纸笔，一笔一画写了起来："人人头顶有块天，一旦走进去了，快乐就会从天而降。"

作家流沙河有一篇文章《和一朵花说话》，讲的是一个老农承包了不少土地养育花草。他整天和花草树木打交道，虽苦，却以为乐事。他每到花草丛中，便会喃喃自语，像与人对话一般。

老农所种花草皆鲜活十分，几年间便名声在外，收益不菲。一日，有记者前往采访，镜头一直跟着老农。老农一边讲解，一边动手给花草浇水。在一株倒地的玫瑰花前，老农突然停步，十分爱惜地扶起花枝，然后轻轻地说："你今天怎么了?怎么睡在地上呢?痛么?"

记者甚奇，问："花儿能听懂你的话吗?"

老农反问："你怎么知道花儿听不懂我的话?这花受到安慰，以后会长得更好呢。"

记者说，这些花都开了，真漂亮。老农说："这些花在笑哩，好像有人说了一个笑话，把它们都逗笑了。"

这难道不是典型的"与闲云为友，以风月为家"吗？可悲的是很多人将这种快乐的人当傻子。人总是活得太严肃。花可以对人笑，人为什么不可以对一朵花微笑呢？你笑它也笑，它笑你也笑，快乐就盈盈而至了。

# 心灵之约

□王晓敬

四年前刚搬到这里时，我总是喜欢站在窗边向外张望，看着那春夏两季人来人往的热闹场景，欣赏着秋冬两季无人的风光。但在这四年当中有一道风景是在风雨雷电中长存的，那是两个身影在用毅力征服自己的潜能，用行动向自然宣战。

初见他们是在寒冬的上午，因为人们大都被狂风困在了家中，所以他们俩的身影在那天格外吸引我的注意。远远的距离给我勾勒了一幅虚边的水彩画：一高一矮两个人缓慢的前行着，纤细的高个儿小心谨慎的搀扶着臃肿的矮个儿，矮个儿走的很吃力，从远处看来好像左脚在划着圈走。我想那也许是一对年迈多病的老夫妻，但好奇心还是让我耐心的在窗前等待着他们走上前来看个究竟。

熬过了一段在我看来很漫长的时间，他们终于进入了我清晰的视线区，那个高个儿不是老人，而是一张三十几岁成熟而年轻的脸。那个矮个儿因为被帽子遮住了脸，中性的穿着也让我无从分辨。但从他一深一浅一瘸一拐的步子和那蜷缩在胸前的左手，我明白了他是一个身患重症的病人，也理解了为何这么短的距离他们竟然走了这么久。

于是我开始猜测他们的关系，猜测那个矮个儿的性别，于是我开始天天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而在那个时间站在窗前与他们俩相约。他们每天如约而至，就这样在我的注视下，在他们缠绕在一起的手臂中，走过了初春，迎来了酷暑，迈过了严冬，漫步在深秋。

四年的光景中，他们之间没有一句对话，矮个儿无冬历夏的掩盖着自己的外表，让我终究找不到自己的答案，但那步子在这四年当中渐渐稳妥了，那臃肿的身躯也开始慢慢缩水了，那紧紧缠绕在一起的手臂逐渐松弛，两只手轻松的勾在了一起，他们俩从远处模糊的身影到我清晰视线中的时间也缩短了。

四年来，每天在窗前迎接他们已经成了我的习惯，也是那个矮个儿每天在洗涤着我的心灵，让我在每天都同情着他的遭遇，满足着我的拥有，珍惜着自己的健康，也同样高兴着他点点滴滴的进步。

初春的早晨与众不同，天空分外的碧蓝，阳光格外的明媚，我的心好像提前接到了讯号般的砰砰作响。他们俩各自甩着手矫健的走近了，我不禁睁大眼睛看着那个身着朝气蓬勃的运动装，梳着小平头的矮个儿，那是一个只有十一二岁的小男孩，虽然病痛给他的左手和左脚留下了一点不和谐的后遗症，但是走出病痛的欣喜却阳光般散落在他稚嫩的脸庞上。

是啊，病魔曾经无情的将小男孩笼罩在它的阴影下，但这父子俩的信心和毅力像利刃一般撕扯着阴影，也像重锤一样敲响我的心灵之钟，那嗡嗡的钟鸣仿佛在说："痛苦是无法躲避而必须面对的，但真正的快乐往往是在战胜痛苦之后。"